宋元學案

武夷學案表

胡安國 上蔡龜山廌山講友 朱氏靳氏門人 二程私淑 泰山再傳

子寅 別爲衡麓學案

子寧 孫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子宏 別爲五峯學案

從子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江琦

曾幾 子逢

子逮 別見震澤學案

從孫集 別見廌山學案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茅堂續傳

呂大器　別見紫微學案

陸游　別見荆公新學略

范如圭

子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徽言

子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胡銓

子泳

子澥

楊萬里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周必大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胡襄

譚知禮

韓璜

李椿

方疇別見紫微學案

劉芮別見元城學案

黎明

附師張昕

向沈

向浯別見五峯學案

向涪

汪應辰別爲玉山學案

楊訓

黎邨昕

彪虎臣——子居正別見五峯學案

父約 附張所

樂洪

徐時動

王樞

張默

曾漸

並武夷再傳

鄒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朱震別爲漢上學案

曾開別見武夷學案

劉燮

向子韶──子沈 見上武夷門人

唐璀

李植 別見蘇氏蜀學畧

並武夷講友

葉廷珪──黃祖舜

武夷同調

宋棡 別見頤

陳俊卿──子守

子定

子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丙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武夷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溯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學案梓材案黎洲定武夷學案以武夷爲上蔡門人謝山則謂在師友之閒而黎洲後人又有處之者盡武夷

固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門弟子接之也

朱靳門人　孫程再傳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除荊南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以所舉遺逸王綰鄧璋為范純仁之客蔡京惡之除名大觀四年復官宣和初提舉江東路學事尋致仕末年侍臣交薦起除尚書員外郎至起居郎召對除中書舍人為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為給事中論故相朱勝非遂落職奉祠休于衡嶽之下著春秋傳進覽除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先生自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

復醉嘗好弈棊母吳氏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弈邪後不復弈為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嘆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以是為急乎遽寢其議行部過衡嶽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蔬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設宴用音樂先生蹙然曰二帝蒙塵豈吾徒為樂之日敢辭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貸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先生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于

夫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敘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爲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事應物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于盡

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著有春秋傳資治通鑑舉要補遺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寅（梓材案文定之子致堂以弟子爲子事見衡麓學案本傳黃氏補本必以致堂爲從子誤）宏寧從子憲

宗羲案先生爲荊門教授龜山代之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荊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郤從龜山求書見上蔡上蔡既受書先生入境邑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先生先修後進禮見之先生之學後來得于上蔡者爲多蓋先生氣魄甚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

楊說話時問也

祖望謹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梨洲先生遂列文定于上蔡門人之目非也文定嘗曰吾于游楊謝三公皆義兼師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則何嘗自稱弟子龜山行狀嘗言文定傳其學而文定不以爲然曰吾自從伊川書得之則于上蔡可知矣梨洲謂先生得力于上蔡不知但在師友之閒也

梓材謹案致堂斐然集爲先公行狀云元祐盛際師儒多賢彥公所從遊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長文及潁川靳裁之朱樂圃得泰山春秋之傳則先生爲泰山再傳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學之所自出矣

胡氏傳家錄 補

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爲高

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

學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主敬爲持養之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

學以能變化氣質爲功

某初學春秋用功十年徧覽諸家欲求博取以會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時有省發遂集衆傳附以己說猶未敢以爲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已說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書成舊說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習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聖人之旨益無窮信非言論所能盡也

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誠懇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

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議論施爲辭受取舍進退去就據吾所見義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矣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陳仲舉于曹節庾元規于蘇峻皆懷憤疾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故李平廖立馬謖或廢或死而不怨武侯此心可爲萬世法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文定傳家錄九條今移一條爲劉君曼附錄又一條移入高平學案又謝山所錄文定語三條並入附錄

時政論

宗羲案紹興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講召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

履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先生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

日計不能易此論也閒採數則

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必有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定計論

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險而人謀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設險論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

也盡甚定禍亂雖急于戎務必本于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正心論

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者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于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有曲直可議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養氣論

百家謹案先生諸論自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必不可易也細觀之亦尚多泛論不十分切要當日事勢只要高

宗復仇之心切則此氣自然塞兩閒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錄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程氏之學與先生論經史大義以是學益强識日明登第時考官定爲第一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擢第三

欽宗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㮚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內重遭變則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面爲衞王室禦狂寇之計先生

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師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其後以趙野爲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逃爲羣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卒如先生言

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張忠獻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補

高宗謂曰聞卿與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之點句正
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
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
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
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勝非昔與黃
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
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
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
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先生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
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勝非係

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檜謀于席益目先生爲黨魁引勝非爲助乃降旨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先生至豐城寓居半載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頹然當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

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學術頗僻除知邢州復辭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先生謂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中原之禍殆由此乎于是潛心刻意自壯年即服膺于此至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

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門楊游謝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謝公嘗謂朱子發曰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眞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問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曰亦無非尋常處 補

吉甫嘗問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所謂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晝作入息能不爲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 補

又嘗問曰某已冠欲盡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離得補

先生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仕之日不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齋紀問曰胡文定嘗言讀繫辭須是都將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于易中求之四十九策著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爲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爲泰而泰五爻有帝乙歸妹之語歸妹之義有天地不交之語此類可見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朱子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才于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之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北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秦薦之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至後來秦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百家謹案端康金議立邦昌馬時中伸抗言于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時中卽自屬稾就呼臺吏連名書之檜旣爲臺長則

當列于首以呈檜檜猶豫時中帥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書名是檜追于馬時中以臺長列名何嘗抗論乃知當時無論賢愚盡爲檜欺矣幸文定宦情如寄天下後世亮之因歎知人之難也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眞是老聃墨子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于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

武夷講友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別爲漢上學案

侍郎曾先生開別見廌山學案

劉先生燮

劉燮字君燮河清人與胡文定遊參夷然集

附錄

胡氏傳家錄曰四海神交惟河清劉燮字君奕其人有相業補

梓材謹案先生名字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忠毅向先生子韶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故相文簡公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清約如寒士強學自勵元嘉劉安節與胡文定皆深交元符三年擢進士第累官至知淮寧府視事六月寇兵至陳先生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喻百姓既而城陷罵賊而死子十

人或死或虜惟沈與鴻得免詔贈通議大夫謚忠毅集參楊龜山

唐先生輦

唐輦字處厚荆南人與胡文定情誼最篤參斐然集

忠襄李先生植別見蘇氏蜀學畧

武夷同調

知州葉先生廷珪

葉廷珪字嗣忠口口人知德興縣張邦昌僞詔至不拜高宗中興歷官太常寺丞補中祕府輪對議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漳州先生篤學淳雅名重當時葉顒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海錄三十卷參姓譜

武夷家學孫程三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別爲衡麓學案

參議胡茅堂先生寧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學者稱爲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輔傳而行吳淵穎曰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而胡氏多取之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向歆之學而異論也由吳氏之言觀則茅

堂通旨之書多與文定相參攷可以互證者矣是書在元初趙仁甫最傳之（雲濠案仁甫一作仁輔即江漢先生）故胡氏春秋遂頒學宮惜乎今之不可復見也（修）

謝山書宋史胡文定傳後曰致堂籍溪五峯茅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于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伯能顯其家學而伯逢季隨兄弟遊于朱張之門稱高弟（梓材案季隨爲朱張高弟伯逢特與朱張有辯論當非受業弟子）可謂盛矣茅堂退朝秦相問曰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甞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謂茅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對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

不辱也遂以書勸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飯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幷罷不知茅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

梓材謹案五峯序呂氏中庸解云靖康元年河南門人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荆州某兄弟得從之遊攷靖康初年致堂爲校書郎稟學于龜山則五峯所謂兄弟特兼茅堂而言矣然閩書徑稱致堂從侯師聖遊則于劉李諸儒學案仍列致堂于侯氏之門而益以茅堂可也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 別爲五峯學案

簡肅胡籍溪先生憲 別爲劉胡諸儒學案

武夷門人

教授江先生琦

江琦字全叔建陽人也宣和三年進士主高安簿嘗攝令新昌民負稅有至十年者聞先生至不待遣吏而畢輸移永豐丞歷任邵武軍永州教授不求薦達張魏公撫福建辟為幕官不就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卒先生遊于游楊之門卒業胡氏深于春秋嘗以所學正于龜山龜山撫書而嘆曰百年絕學留心者希吾老矣之子勉旃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卷語孟說各五卷其在永豐丁喪事寮友賻之甚厚先生曰大事當自盡矣敢為諸公費致堂推以為畏友嘗問之曰學道者無所得鮮不歸于佛兄既有得而或者以為亦趨空寂信乎先生笑曰是謂我為陳相也安有此補

文清曾茶山先生幾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遷校書郎爲應天少尹高宗卽位歷提舉湖北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廣西轉運爲秦檜所惡奉祠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授祕書少監先生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鬚髮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侍郎孝宗立以通奉大夫致仕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謚文清著有經說二十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曾吉甫周易釋象五卷文集三十卷子逢亦以學稱修

宗羲案朱子言曾吉甫答文定書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得文定便許可之他便卽如此住了蓋亦入于禪者也

曾茶山語補

崇德必先事後得如釋氏卻是先得後事

道只在日用處須玩師冕見一章

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在己爲忠推己及物爲恕合彼己以爲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茶山語四條今移入元城學案者一條

附錄

先生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元城胡文定遊其學益粹

林拙齋紀問曰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

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路中乘轎來相見喫茶喫湯如此類求之

梓材謹案少蓬蓋紫微之別稱此條前設問辭即茶山故下有只如吉甫云云據此則茶山嘗及和靖之門矣

知州范先生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學以乙科授武安節度推官召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忤秦檜謁告奉祠讀書不與外事者十餘年起判邵州荊南召對提舉江西復奉祠歸起知泉州尋罷紹興三十年卒年五十九

舍人薛先生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也從胡文定公學高宗即位以布衣上

書言六事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成建炎二年進士趙豐公爲中丞先生以書謁之大見稱賞豐公運章劾呂頤浩高宗是之對曰是皆溫士薛徽言爲臣發之次日繳上其書豐公進樞府先生亦蒙召對首以强志勤政君子小人爲言授樞密院計議官請建立方鎭以固籬落從之東宮虛位首陳大計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子時高宗春秋方富莫敢言者言之自先生始于是婁寅亮繼請高宗擢寅亮爲御史已許其請矣未幾又中止先生因星變再上書論之言陛下已有旨召宗室三人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乃其二人一見而止一人未聞促召切料小人必有熒惑陛下已成之志識者爲之寒心于是立嗣之議始定又言佞幸未去國論未定憂其所不足

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乃大可憂者頤浩再當國欲中傷之不得乃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奏言本路不便于民者十事且請令大將岳飛殺定湖南薦憲司呂祉等五人及隱士黎明劾去貪墨吏謝徽等時折彥質以樞臣帥潭代李綱先生言李有成效不應遽易頤浩乃言小臣不當薦舉將相且以其奉使時擅易守臣于是諸使皆有殊遷而先生權發遣興國軍張魏公督軍湖南召還幕府以比部郎召歷兵部吏部二司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先是徽宗訃至上疏力言以日易月之非大將岳飛以忤督府棄軍歸廬山手書勸令詣軍刑侍奏有父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死之律先生謂父子法不別籍非人家也子富而父貧是不孝也人子弒

父而有勿論者乎從之遷起居舍人諡豐公之三入也先生以爲事功難就當如姚崇以十事要明皇俟許可始覩政豐公不能用秦檜知平江過闕望豐公留之而不得先生謂豐公曰檜從此怨矣豐公疑曰檜居永嘉故君助之邪由是稍疏之而不知先生之忠于己也和議起豐公以下皆去國而先生獨留蓋檜亦以前事謂先生厚己稍親之而先生不爲所用初豐公之去惟二郎官與先生送之豐公語先生欲以檜罔上一事入告先生止之豐公既頗疑先生喟然嘆曰鼎去君安得獨留先生感應之曰未可量也檜聞之益以先生爲助己先生乃上言帝王之孝在復讎因援漢高帝桮羹之說且言萬里梓宮眞僞莫辨已而直前與檜廷辯曰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計則良便然忍

君父之辱忘宗廟之恥于心安乎是日極爭移晷感寒疾不數日卒遺疏猶詆秦計甚力故事左右史卒官與其子二人恩澤至是上詔特賜帛百匹恩澤如例而秦檜格之先生之大功在議國本其大節在爭和議宋史作傳寥寥不滿十行亦異甚矣

次子季宣別爲學案 補

忠簡胡澹菴先生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先生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忌者移置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轉承直郎丁父憂從鄉先生蕭子荊學春秋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主和先生抗疏言王倫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幷言孫近傅會檜議檜以先生狂悖

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衡州擢起居郎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假人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廷臣以循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聞此言金人求成先生請銳意恢復絕口勿言和字一溺于和不能自振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先生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于和戎魏文節杞使于金金人留之分兵攻淮乃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

惟高郵守陳敏拒敵射陽大將李寶擁兵不救先生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大雪河冰皆合先生持鐵錘錘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猶以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問今何歸先生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天犀帶以寵之先生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詔藏祕書省淳熙七年卒諡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　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初事蕭三顧爲春秋學復學于胡文定南遷後作春秋集善十一卷張魏公爲之後序其論新州時作易傳拾遺十卷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于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見直齋書錄解題謝山學案劄記胡忠簡易傳十卷又案謝山底本標題有澹庵學案之目知其于澹庵集與其學派必多采錄惜經併入武夷而其稾不全

直閣胡先生襄

胡襄字季皐永嘉人也紹興進士累官江西提刑隆興初面對備言靖宣之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是之除太常少卿兼樞密院都承旨歷江東福建提刑直祕閣李先生早學于武夷而當秦檜時亦以為趙鼎胡寅之學被錮十有餘年 補

雲濠謹案兩浙名賢錄先生早學于胡氏固已一出于正晚復交朱子由是體用兼洽本末純粹朱子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先生也

譚先生知禮

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延康殿學士世勣之族子生長市廛閒碌碌習舉子業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

盡埽前日氣習抱春秋研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鑑文定卒弟子多散去先生亦歸省其家遂還衡山居蕭寺與五峯兄弟不舍晝夜讀書以瓦器盛粗飯茶羮若將終身謂五峯曰吾不得聖人之道終身不歸會其親卒先生奔喪未及除服亦卒君子惜之補

諫院韓先生璜

韓璜字叔夏故潁川人忠憲公之後也南渡後居衡山累官廣西提刑知諫院胡文定公來衡山先生因從之講學而與致堂侍郎九相善致堂稱其官廣東壁立無所汙染又嘗薦之執政及在言路以忤秦檜出槃室衡湘致堂與向祕閣宣卿時相過從稱三友北宋公相家之盛莫如呂氏韓氏其子孫皆能以學

統光大之呂氏則滎陽學于伊川紫微徧學于龜山廣平諸公之門仁武德元學于和靖（梓材案仁武邢中字德元稽中字）而韓氏則德全學于元城先生學于武夷无咎學于和靖東萊又无咎之壻佳話也（補）

侍郎李先生椿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累官潭州安撫使敷文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其尉衡山時受業文定尤深于易作周易觀畫二卷朱子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生平大節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于死生之際魏鶴山曰侍郎拳拳于諸葛之出處舉一隅以明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識者餘詳宋史本傳先生深于易顧其誤信麻衣道者心法

則好奇之失也補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黎先生明附師張昕

黎明字才翁長沙人也以孝友信義著稱師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亂文定避地荊門先生爲卜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嶽實昉于此先生少嘗從學張御史昕昕託其母至是陷于賊先生聞關入賊所取而歸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先生曰郢多招安之寇而允文凶悍其來必與爲亂不可久居卽去之後一月而難作薛舍人徽言使湖南高宗令訪山林不仕賢者以先生應命未下而卒先生之古道蓋亦侯無可

之流而湖湘學派之盛則先生最有功焉去今六百餘年莫能舉其姓氏者予從薛常州集魏秦公集得其厓畧亦稍足以傳矣補

通直向先生沈

向沈字深之知淮寧府謚忠毅子韶子也故開封人南渡後家衡山忠毅死難其家幾無噍類先生以逆婦于胡文定公家得免先生痛心家國日從文定講明春秋復讐之說而時方主和議無路自申積憂薰心早衰多病遂于祿仕泊如事其叔父祕閣子忞如父其監南嶽廟也湖南安撫劉昉嘗以時宰意劾子忞先生義不爲昉屈遂引去所生母李氏自淮寧相隔歷歲久遠迎養禮絶追制服言者以忠毅淮寧之節當用其後人倘書

下符促召先生嘆曰時方多難無辱其先人足矣餘非所願也竟不往前後凡五監南嶽廟以右通直郎致仕初朝議官忠毅後六人先生以其一奏季弟鴻其餘悉以叔父子忞之命畀諸族人其後叔父亦以郊恩先畀先生之子而後其孫世以爲義門云 補

通判向先生浯 別見五峯學案

大夫向先生浩

向浩薌林之少子也從文定 補

梓材謹案樓攻媿跋薌林家規云薌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邵倅旣遵行維持于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旣聞于郡又刻之石貳車嘗是先生又案朱子序薌林文集後序云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

卷者屬某使爲之序又云大夫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于家亦已十八年矣是可見先生之大槩時蓋淳熙十二年云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太學楊先生訓

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嘗問孝文定曰謹言而愼行一言之尢一行之悔是爲不孝先生退而思曰吾從事于新經之教以太學進士爭能否于筆舌閒者已二十年豈有內省之功從事于言行者乎乃更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汲于利祿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 補

淸簡閭邱先生昕

閭邱昕字逢辰麗水人也累官吏部侍郎謚淸簡受業胡文定

公門故與明仲共著二五君臣論一卷六十四卦各爲之說其大旨謂以陽居陰而爲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强以陰居陽而爲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于紹興時意有所屬也張宣公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此特侍郎因時諷諫之說耳九二非必盡枋臣六五非必盡孱主紹興之枋臣寧復有陽德蓋窮陰剝廬之小人也

彪先生虎臣父約附張所

彪虎臣字漢明湘潭人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先生以經術教授學者爭迎致天性和易而教尙方嚴以不欺爲本以孝弟爲先以文藝爲後故從之者不徒務進取

有不畏而不爲青人張所早遊京洛聞二三先生緒論所至志訪求人物宣和中典教長沙遣其壻就學遠近士子徧依歸焉號爲鄉先生卒年七十五子居正胡文定之南渡熊湘也先生一見有得于心及其子長遂命受業胡門云參胡五峯集

梓材謹案一統志謂先生嘗從胡文定父子遊似未分晰

樂曲肱先生洪

樂洪字德秀衡山人也從文定遊自號曲肱先生所著有周易卦氣圖一卷郭白雲爲之序補

教官徐先生時動

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也胡文定高弟紹興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未及歲移疾遂不復仕著孟子說十四卷雲濠案一本作四十四

江錄三卷師門答問一卷補

祖望謹案胡文定公傳家錄曾吉甫楊子中與先生共輯之

雲濠謹案胡氏傳家錄曾徐楊三子所記文定答問語也又文定次子和仲所錄庭訓亦詳

通判王東谷先生樞

王樞字致榮豐城人也學通羣經尤精春秋少遊胡文定公門紹興進士參吉州軍事郡給軍衣有濫惡者衆譁于庭莫能制先生正色折之乃定知瑞金縣改判岳州所至每詣學宮執經講論又改鼎州茶鹽絡繹道路不通或欲焚山絕茶或欲官自收糴先生定議特為長短引之法以便負販湖民賴之卒官通判常德府有東谷集補

向氏家學

涵直向先生沈見上武夷門人

葉氏門人

莊定黃先生祖舜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三年進士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察授易若要成郡守出判泉州將行疏乞于科舉外訪求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學以表率諸士其尤異者以名聞留爲倉部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讀進論語講義詞義明粹下國子監梓行尋知樞密院金人侵淮大將劉錡病不能軍諸將王權劉汜退敗高宗欲誅之先生曰敗軍罪實難赦然劉錡有大功于國若聞而憤死得無快敵心乎

帝嘉納之卒諡莊定所著論語講義朱子多引用之其他易詩禮說及歷代史義凡數萬言　參道南源委

祖望謹案黃繼道宋史有傳其所著論語說沈大廉嘗引之胡五峯先生又合二家審正之此外有易說詩國風小雅說禮記說列代史議黃莊定集十五卷

梓材謹案先生論語說其爲沈氏所引者三條已見周許諸儒學案

論語說

鄉人林德脩嘗云時人稱季文子三思夫子以爲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强文子殆未之思也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先儒謂犂牛指仲弓之父非也斥父稱子豈聖人之意言才德

之不繫于世類耳

祖望謹案此條胡五峯取之

君子以義爲質四語似屬立政言若學者則敬以直內乃其本

胡五峯曰聖人之言無所不通但四事誠非敬以直內不可

不必專指立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不私于親也

正簡葉先生顒 附兄顗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政宣間與兄顗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弟子員金人入寇顗力戰死之先生紹興中進士知常州或勸其獻羨餘當得美官先生不可後官至宰相識大體抑僥倖服食田宅不改其舊卒謚正簡 參姓譜

正獻陳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累官侍御史劾黜秦檜黨疏言張浚忠藎歷同知樞密院事授右僕射以用人爲己任獎廉退抑奔競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諡正獻先生孝友忠敬得于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胷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于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于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 參朱子文集

尚書鄭少融丙

鄭丙字少融福州人淳熙間吏部尚書嘗言僞學不宜信用 參道命錄

謝山跋宋史鄭丙列傳曰慶元道學之禁濫觴于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考之則前此丙亦淸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公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杢札奬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覿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狓猖晚節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茅堂家學 孫程四傳

胡季立先生大本 別見五峯學案

曾氏家學

司農曾先生逢

曾逢字原伯文清長子仕至司農卿最以學稱 參史傳

侍郎曾習庵先生逮 別見震澤學案

知軍曾先生集 別見廌山學案

曾氏門人

倉部呂先生大器 別見紫微學案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別見荊公新學畧

范氏家學

帥機范先生念德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薛氏家學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別爲艮齋學案

澹庵家學

承務胡先生泳

胡泳字季永忠簡長子六歲隨忠簡謫新州詩人陳元忠目爲春秋生二十四歲隨忠簡歸廬陵講道家塾兄弟怡怡如也先生學有家法嘗讀橫渠易至心化在熟擊節歎曰至言也請終身誦之官承務郎監江淮總領所惠民局兼行宮雜賣場淳熙初卒 參周益公集

奉議胡先生澥

胡澥忠簡次子官承事郎監南嶽廟又爲奉議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楊静齋稱其修潔博習能世其家參誠齋薦士錄

澹庵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別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彪氏家學

彪先生居正別見五峯學案

武夷再傳

縣官張先生默

張默字成父縣竹人也魏忠獻公之從孫傳春秋之學于胡文定公所至作吏皆有聲見楊文節公薦士錄補

祖望謹案宣公亦有送其之官襄陽詩而文節誤以爲魏
公之從子或傳寫之訛也
梓材謹案文節薦士錄本云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蓋得
其春秋之傳耳非親受學于文定列爲武夷再傳可也

文莊曾先生漸

曾漸字鴻南南城人也紹熙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諡文莊詳
見葉水心墓志朱子言曾漸多是禪

宗羲案湖南一派如致堂之闢佛可謂至矣而同學多入于
禪何也朱子曾舉一僧語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被一人來
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來添去都淡了愚獨以爲
不然佛氏原初本是淺薄今觀其所謂如來禪者可識已其
後吾儒門中人逃至于彼則以儒門意思說話添入其中稍

見有敗闕處隨後有儒門中人爲之修補增添次第添來添去添得濃了以至不可窮詰而俗儒眞以爲其所自得則儒淡矣可嘆也

祖望謹案文定卒于紹興八年鴻甫得及其門則當生于靖康以前豈有紹熙中尚存者豈別一人耶抑或私淑之學耶當俟博物者更考之

梓材謹案水心文集有中奉曾公墓誌云開禧二年卒年四十二其生年當在乾道元年乙酉距文定之卒紹興八年戊午又二十七年其不得受業文定可知又案文莊與韓侂胄同時朱子所論非有別人謝山疑爲私淑當是也

陳氏家學

承議陳先生守

承奉陳先生定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茅堂續傳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四終

陳鄒諸儒學案表

陳瓘　豐氏門人　元城同調　涑水百源二程私淑　鄭江西湖再傳

子正彙——孫大方

從孫淵　別爲默堂學案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曾恬

詹勉　並見上蔡學案

廖剛

林宗卿

李郁　並見龜山學案

蔣璯

父浚明

蔣玹

張琪

黃櫄 別見紫微學案

丁翁續傳

鄒浩——子柄

龔氏門人

了翁講友

伊川私淑

荊公再傳

唐廣仁——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陳鄒同調

涑水私淑

關治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陳正

夏侯旄

唐恕

胡宗伋——子沂——孫拱
孫擒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孫疇
伯父子昇

孫介——子應時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附曆德輔

劉若川——子充實
父陶

周必大

周必剛
周必疆

鄧名世
並元祐之餘

鄒斌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鄧氏續傳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陳鄒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諸儒皆洛學私淑而亦各有師承其爲元祐之餘者附入是卷）

清敏門人（王樓再傳）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學者稱爲了齋先生少好讀書不喜爲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爲湖州教授元祐初蔡卞帥越州先生爲簽判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且來越卞留先生少須之先生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章惇入相先生道謁惇問其名詢當世之務先生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惇卞主紹述之論追貶溫公上謗宣仁后先生奏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意感悅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

左司諫先生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先生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又以言京罷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罷監揚州糧料院先生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眞先生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正彙願得書先生喜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出知泰州尋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

送開封獄併逮先生對簿先生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嘆息曰主上正欲得實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先生亦安置通州先生嘗著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先生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先生曰某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乎終不能害又移楚州先生篤學有識通于易數言事多驗然持論一衷于理初蔡京知其

才待之加禮先生不肯附麗恬于進取及居言職疏劾奸慝即所舉不避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韙其言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右諫議大夫謚曰忠肅參史傳

祖望謹案了翁最宗元城則以爲涑水私淑弟子可也每得明道之文衣冠讀之以爲二程私淑弟子可也精于皇極之學以爲康節私淑弟子可也然而其淵源則出于豐氏而豐氏出于樓氏當安定泰山古靈倡學時四明五先生隱約里巷講學獨善耳遠非諸公比也一傳而豐氏其傳已光大于世再傳而遂得了翁先之二人然則椎輪爲大輅之始其功不可誣也了翁弟子徧東南其後多歸龜山之門

梓材謹案先生爲清敏墓志自稱門人敎授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敘次是先生爲豐氏門人之證顧淸敏兼事鄞江王氏則先生不獨爲樓氏再傳也

陳右司說

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與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習其所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閒奚以相遠其道莫先于學務學在于求師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欝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于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

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曰我爲孩童豈敢學也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必不肯與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過而不知悔悔而不知改皆下等人也聞下等語爲下等事譬如坐于房室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梓材謹案以上二條蓋錄自小學

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也

人之大惡雖至于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祖望謹案此亦爲王氏執迷不悟而發

君子與人爲善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則法後之人急急然惟欲己爲是也恐其叛己以利誘之以害敺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管仲生平多違禮不若晏子之有節然孔子稱晏子不過謂其善與人交而盛稱管仲之仁以管仲功及天下而晏子獨善其身

學者非徒讀誦言語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如是故能畜其德

今有人曰仕宦而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于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人是自取其惡而歸美于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

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內荏

楊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之書則自得之如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皆自得之語孔子則併自得處亦無

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辭通暢未免乎鑿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

內陽在內則內熱故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見善必遷有過必改也語道則損懲忿窒欲也二卦未嘗偏廢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本呂氏童蒙訓第謝山所節童蒙訓凡十四條今移入安定學案者一條移入高平學案者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畧者二條

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于文字至于皇極或以爲考數之書

祖望謹案以下邵氏聞見後錄皆答楊游二公書

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之謂易之大綱

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强通强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皇極之書不可以强通者也

康節非數學其學在心若欲觀休咎則自有八卦可玩吉凶何必更求之皇極之書

祖望謹案先生晚年私淑康節最深故予于康節學案以景迂與先生牽連列之先生之集五十卷今不傳予從呂文清童蒙訓及邵博聞見後錄中撫拾節畧得二十餘條列之于此先生所以論康節之學者楊游二公不謂然但其中精語不可沒也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摭拾二十餘條蓋併所節行狀諸條而言耳又案謝山所節邵氏聞見後錄五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忠肅文集

葉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齊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梓材案以上三十六字從明道學案梨洲所節附錄併入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者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媿責沈文送姪孫幾叟

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閒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之木合抱之材非一朝一夕之可俟人之患

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異于彼哉同上

漢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使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上曾子宣諭日錄書

祖望謹案此指紹述諸公

列子方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爲其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于言上呂吉甫書

祖望謹案宗羲曰此誘吉甫使之爲善也然愚謂其言稍不醇

所買書必以漸觀考鄉居應務當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稱靡然雖或放手勿埋其緒斷則續之忙復暫舍久久不輟積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與李光祖書

資治通鑑會畱意否學者倦于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承辦凡如讀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爲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尙不如老子之有益于世況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本不相妨矣冠員冠履方履而鉢食膜拜者是舍吾教也舍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放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若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

行聖教爾如稽古之事載于六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于諸史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此英祖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與鄭志完書

梓材謹案謝山所拾忠肅文集七條今移入涑水學案者一條

雜說

一日之計在寅一年之計在寅一生之計在少 見栟櫚集

身教者從言教者訟 見龜山集

金可死而不化水萬折以東流

天下之死一耳死于瘴癘死也死于囹圄亦死也死于刀鋸亦死也吾今一觀之俱無所擇

子路死衛不忘結纓安而樂之如此處之有素故耳

吾生平學佛故于死生之際了然無怖

佛爲覺禪爲定

于苦處中習行安樂法 以上見默堂集

佛法之要不在文字亦不離于文字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大夫無營于世而致力于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字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華言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也此經于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歸于虛妄其所建立獨此九字其字九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紀數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即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早知則早得力 文獻通考

吾前此困于患難他無所懼所懼者死今則死亦不懼

李梁溪曰此可以見不動心之難

梓材謹案忠肅此說謝山未標所出恐是梁溪集中所引耳

附錄

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累日豈吾嘗有欺于人邪何爲有此問也以下行畧

公有斗餘酒量然每飲不過三爵恐廢事也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未嘗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于牀側自持就案或問何不呼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吾性安之不欲勞人

公疏文有云在彼如舉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絶其恩

祖望謹案此言蓋爲曾子宣發也與上曾子宣書同

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是非長短利害雖常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所以無過

祖望謹案此言未當若不言長短利害則可矣豈有不言是非者乎殆記者之誤也

又云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絶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

祖望謹案先生彈蔡京云滅絶史學一似王衍

又云北人始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

祖望謹案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張天覺好佛亦好道公雖被其薦引未嘗相識亦未嘗通書但以詩柬之日辟穀非眞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勛業地無媿是神仙

祖望謹案此則知先生之學佛亦其寄也所謂儒其行而墨其言

公通易數如靖康建炎及隆祐垂簾事皆豫言之 以上行畧

梓材謹案以上八條謝山底稾于陳右司說章連書之今以其錄自行畧例附于此

劉元城談錄曰陳瑩中某嘗薦自代而未嘗識面瑩中多失之過如尊堯集先評荆公爲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僧敏不執

之域此學術不粹也

呂氏童蒙訓曰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重北人以北人可有爲南人輕險易變也不可以有爲

謝山陳忠肅公祠堂碑銘曰忠肅著尊堯集于合浦以闢新學尙不慊意迨著之四明始以爲無憾則四明宜有祠忠肅之爲倅居南湖之南藍而西湖十洲題詠最多則湖上尤宜有祠又曰史越公言是時忠肅窮甚裘葛不足蔽體簞瓢不足充口而溫然盛德之容了無含慍談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所謂大丈夫者邪

龔氏門人荆公再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正獻公范忠宣公爲守皆禮遇之忠宣屬撰樂語先生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答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忠宣敬謝哲宗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先生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先生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時上廢孟后而賢妃劉氏立先生上章切諫以萬世公議爲辭帝變色持其章凝然若有所思付外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疏請黜陟人材一由獨斷宜恤公議于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于公議已開之後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請稽考先朝盛德

以盡繼述之孝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二州蔡京用事忌之求其諫立劉后疏不得乃爲僞疏宣示中外遂再謫衡州别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方先生之除諫官也恐貽親憂母張氏曰汝能報國吾何憂及先生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瘴疾危甚楊適過省之猶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先生淵源伊洛而特嗜禪理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荆舒之學前後立論不無岐出然以大節觀之要爲不負師承矣文字小疵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與遊田晝王回曾誕皆艮士著有道鄉集若干卷參史傳○雲濠案鄒道鄉集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四庫書目與直齋書録解題合東都事畧以爲三十卷非

祖望謹案南軒嘗言道鄉晚與程子論道以予考之似未及過從也特道鄉早歲與劉斯立田明之因嘗講學而受業于龔深父之門雖未承濂洛之統固非絕無淵源者晚乃遊于楊文靖公胡文定公之間得伊川之傳嘗曰吾雖未見先生之面然識先生之心矣故伊川私淑弟子先生與了翁其最也特二公皆未能不染于佛老之學是則聞知之所以終不逮見知也與然當時見知者之多所陷溺也亦十九矣

道鄉語錄

非禮勿履惟大壯能之君子用大壯之道惟此爲要切

修學易進道難何爲進道慎獨是也

某爲諫官秖是說理不徼訐

爲善如著衣喫飯不可有功過心

勉禮之當行者不必責人之報安義之當爲者不必望人之知

可以求可以無求求多辱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可以毀可

以無毀毀多怨可以譽可以無譽譽多諂

有非禮之念然後有非禮之言言非自口也

過相褒貶便入于巧言輕重須合宜

雖居軒冕之間嘗有山林之氣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

術大抵皆然何謂山林之氣卽純古之氣也

達于命者不以得失爲休戚

思慮不淸便乖愼獨之道

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爲本舍民事無可爲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于俗人下達一家亦只如厭俗事皆生于怠惰淸虛澹泊皆移悠之詞試問淸虛者不須衣食乎能不爲人乎有此二者旣有所事矣故聖人不喜事亦不厭事學者不可不勉

有心之過大無心之過小

凡爲善有二或直心爲善或著姦爲善大抵有山林氣卽佳亭可使人道村不可使人道姦

祖望謹案先生語錄秖此一十七條不深于講學而拈出謹獨爲宗旨由其言可以入聖矣予故備錄之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十七條中移入高平學案二條又一條引范丞相云惟儉可以成廉惟恕可以成德與忠宣傳

答請教者語復節之

雜記

直其正也當作直其敬也音近而訛

事至于如之何如之何者固不能為之于未然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

吾斯之未能信斯者指其心而言

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從何而入大學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謹獨此條見宋史本傳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見胡氏傳家錄

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

勝用矣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所節景迂學案晁氏客語移入

附說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雙寂庵記

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不知規矩準繩之果吾法耶非吾法耶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耶非吾形耶所謂喙鳴合與天地合者與嶽音集序

寡言不如不言不言不如忘言

心冥則無所往而不冥

祖望謹案此先生之不能自拔于異端者姑舉一二條見之

附錄

林醇中與書云惟絕欲平心調飲食省思慮則邪不能干

錢濟明與書云窮絕之域有書可觀不爾則日月之徙烟雲之變皆吾方册也言與不言皆與我會

張牧之與書云窮固不可爲爲善復如此惟望事事節約

祖望謹案先生詩注中有三條乃謫昭州時諸公所與書附錄于此皆德人之言也

晁氏客語曰志完雖遇宂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恒雜而不厭

陳鄒同調

監稅唐先生廣仁

唐廣仁字充之內黃人也少有志于聖學聞司馬溫公所以教劉公元城者曰生平無以過人但事無大小皆可使人知遂私淑之元城亦稱先生才用有餘以進士官乾寧司法參軍改常州能決疑獄元符末上書入邪籍時方當改官遂不用已而監蘇州酒稅務蘇人朱氏有勢焰太守以下皆承奉之而先生一切自異著慴慢之迹太守不能堪以事下之獄無所得然竟廢乃居實應其被斥也元城則曰充之尚少保身之道太爲崖異欲立名先生自是益讀書講道所得愈邃呂公居仁嚴事之宣和中卒遺言所以教子者惟溫公語他不及焉陳公了翁志其墓

呂氏童蒙訓曰唐充之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又官箴曰唐充之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閒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傅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汪玉山跋先生帖曰唐充之元符末上書入籍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致自灑埽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予聞于呂公居仁者如此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館職關先生治

關治字止叔杭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嘗爲館職學于龜山嘗語

呂紫微曰楊先生有力量紫微因亦學于龜山然讀紫微與先生詩則亦頗耽禪悅蓋其時儒者多蹈此疵也不知其官秩所至

附錄

呂氏官箴曰關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官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黃氏補本）

元祐之餘

陳先生正

陳正字端誠亦元祐中通儒也呂氏童蒙訓引其言曰易須是說到可行處方可

梓材謹案是傳首二句從安定學案謝山所作田明之傳尾移入以呂氏童蒙訓足之

幕官夏侯先生旄

夏侯旄字節夫京師人年長紫微以倍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頒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安惇也卒不改官浮沈京師至死不屈

縣令唐先生恕

唐恕字處厚口口人崇寧初知荊南縣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

梓材謹案以上二傳以謝山所錄呂氏童蒙訓稱之二先生紫微並稱爲丈則皆紫微前輩也

監嶽胡定翁先生宗伋

胡宗伋字浚明號定翁餘姚人童時如成人及長刻意于學元

符閒試禮部不第歸教授鄉里學者多從之遊性至孝跬步未嘗忘親建炎之亂士人避地明越者多以先生爲歸依高宗御極授房州文學調瀏陽丞用薦監嚴州比較務最進一官丙祠監南嶽廟先生操行方軌篤于道德性命之旨其交遊子弟非是莫取史稱爲醇儒 參兩浙名賢錄

迪功劉先生若川 父陶附子充實

劉若川字朝宗始名武字定功廬陵人父陶字紹先博學有聲稱于勢利泊如也先生刻意讀書嘗朝廷改科取士人曰劉公元祐宿學也宜留爲吾徒師贅助學官師表多士踰四十年後補右迪功郎致仕爲鄉先生周必大兄弟嘗受業焉子充實通經篤行有父風 參周益公集

刪定鄧先生名世

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天資篤實爲文長于敘事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及諸史者先生獨酷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同舍又告毋藏元祐黨人文集笑曰是足以礪吾身乎遂杜門卻掃益研究經史考三傳同異往往爲諸儒所未到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得所著春秋四譜等書薦之命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進治人務實等說上嘉納尋賜出身除敕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時紹興四年也所著書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國朝宰相年譜古今姓氏辯證皇極大衍數大樂書文集共合三百餘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厚齋尙書嘗言先生春秋辯論譜說十篇一卷辯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云

龍圖陳先生正彙 附子大方

陳正彙忠肅之子也忠肅在四明遣之往浙西過杭州遇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實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忠肅旣就逮忠肅以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又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堧一身獨覺有生之有患徽宗察之僅得貸先生之死至沙門島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欽宗卽位召歸而忠肅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擢其子大方爲郎 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忠肅長子官龍圖閣直學士志節不忝忠肅因疾丙聞高宗御札賜白金以奬其行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爲默堂學案

了翁門人

文淸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舍人曾先生恬

監場詹先生勉　並見上蔡學案

尚書廖高峯先生剛

知州林先生宋卿

機宜李西山先生郁　並見龜山學案

中峯蔣先生璿　父浚明

宣奉蔣先生琉　合傳

蔣璿蔣琉兄弟贈金紫光祿大夫浚明之子忠肅弟子也

謝山蔣金紫園廟碑曰蔣氏自唐時實由天台來居奉化已而遷鄞之湖上金紫爲豐清敏所薦士官尚書金部員外郎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母老清敏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琓最有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鄞金紫卽遣二子事之未幾咸成進士忠肅爲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潘公良貴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宣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爲不負梓材案謝山又荅萬巽齋日湖故事問曰中奉大夫作左朝議大夫引清容作蔣曉墓誌有曰忠肅陳公諝明絕朋俾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堯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

州佐張先生琪

張琪字□美京畿人官衢州陳公瑩中爲守禮遇獨異衆人先

生感之而不知所以獨異之意崇寧中先生官宿州諸貢人招致之先生感陳公意終不肯蓋先生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與待之者欲以堅其節而先生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敎亦多術矣

梓材謹案此條錄自呂紫微童蒙訓己足爲張先生小傳且足見了翁敎術之多方故列于此

道鄉家學　荆公三傳

州守鄒先生柄

鄒柄字德久道鄉先生長子也剛梗有父風未冠棄舉子業從龜山遊手葺伊川語錄一卷靖康初自布衣薦除樞密院編修疏請昭雪父冤且言本非朝廷之意朝奏夕可贈官賜謚典禮優渥官終給事中台州守

唐氏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定翁家學

獻簡胡先生沂

胡沂字周伯定翁子紹興五年進士孝宗受禪擢殿中侍御史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詔行其言又言設武舉立武學蓋將有所用也今除高第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酤征商所養非所用願詔大臣羣議中舉者定品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從之時龍大淵曾覿以潛邸舊恩除知閤門事先生論其市權請屏遠方不聽先生以言不行請去乾道元年召爲宗正少卿除吏部侍郎先生奏七司法自紹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

一紀歷月閱時不無牴牾望令敕令所官討論章旨將現行之法與當革之條輯爲一書頒之中外庶可戢吏胥之奸詔行之尋進禮部尚書上有大用意而先生賦性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遂以龍圖閣學士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謚獻肅 參史傳

定翁門人

孫先生嶸 伯父子昇

孫嶸字壽朋餘姚人少凝遠有偉志言動遵規矩胡定翁以學行講授閭里伯父子昇俾先生事諸季負笈依其門嘗有家問督先生立志剛遠慕先聖暑毋晝寢羣居起敬忌苟同俗且曰汝前報吾苟且學作文字君子無一忘敬苟且何等語後不得復爾先生學勇進矜式後來諸長者相會曰萬金可有孫壽朋

不易得也 參沈定川集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 附厲德輔

孫介字不朋餘姚人燭湖先生之父也號雪齋封承務郎自誌其墓有曰四歲能離家入郡庠隨兄壽朋讀書日數百言七歲學于鄉先生胡定翁十八九始學舉子賦遂罹兄喪伥伥無相覺不自立因從長友厲德輔肄業紫溪漸漬稍勝既冠授書自給益發憤自課務為實學受人子弟之託不啻己子隨才指授事事講釋至老不倦云 參樓攻媿集

劉氏門人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辭科除

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給事中以力排權倖忤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嘉泰四年卒年七十九諡文忠祠于學有文集行世先生純篤忠厚能以辭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爲有立乎哉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平圃其省齋稟胡忠簡所撰神道碑有云某自少慕公名德既與初先後入兩省中同郡居從遊十年則先生嘗遊澹庵之門矣

周先生必剛

周必剛字子栗益公之弟也益公謂其仁而剛敬而和敏而好學事母孝從兄順與人交忠信廉遜卒年三十三參益公集

周先生必彊

周必彊字子柔益公之弟剛明孝友為詩文皆驚人語眞文忠嘗別其集曰假之以年必將追躡人而與遊望聖門而力進矣參吉安府志

了翁續傳

宣教黃先生櫄別見紫微學案

厥齋家學定翁再傳

中散胡先生拱

提舉胡先生撙並見槐堂諸儒學案

雪齋家學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鄧氏續傳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别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五終